

扭曲的意图

张羞
诗集

"distorted intentions"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t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目 录 *CONTENTS*

1~171

预览 *Preview*

扛起一块门板
门板飞
贴在门板上神像褪色
门板知道
在门板反面
也可以是一个暗号，
门板。因为门板。
在没有门板以前，门呢？
有，或这是门板油。
门板其它：行走的象群，
天塌了，清一色趴在那里什么，
超广义行脚僧，虎的私语，
瀑布，买珠还椟，在官僚归隐
忽明忽暗的日子脑筋
一弹一跳。

桔子
Orange

暴力忍受南无大肆进攻，
窗口显示序列发霉睡去。

Violence bears Namo massive attacks,
Windows display sequence mildewing and slumbering.

一个早晨
One Morning

想了想，
好像并没欠人什么？该还的
也还完了。

旗

Banner

在河边看看水稻稻晦也挂底，
快搞定吧这种鸟屁地方前世两毛钱也别待着。

聚会 *Party*

不可确定这不是幻觉泡影
这个城市在下这个雨在这里
所有雨水警告无效
夜晚大如蝠鱮
裹起光亮
每一块小小活动板
以及一切比如它抓住
一根还是一坨？
雨刮刮掉脑汁水
不分种类分布
幻觉如来
不可否定其中也有清澈

命诗
A Poem Of Fate

两只袜子
开
巨大而必定荒凉
天空零零碎碎
唾沫也就这些
淮安尼姑何以可惜
倒退为何不能
也就这些
乞食的欢乐
夜月光下磨磨骨头
就这些就这些
所剩这些

好摘的桔子

The Oranges Easy-Picked

我几次路过这株桔树
那些被摘走的桔子不在树枝上
根据对称，它们是一个
一个桔子头朝下

不要急
慢慢边想边走
翻滚肚皮

失脚掉进坑
迅速埋上
要记得忘记它们

大火

Conflagration

从天空烧到田畈
这还了得
火势好看也不好看
标准还没烧完
一路吸了吐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标枪

Javelin

一根银枪
静静的
雪粉末或块状
无辜或糟践
难以肯定一根银枪立在雪地
野兽失踪
月亮内部起伏稳定

铜绿
Verdigris

月亮空悬饭碗
苦行僧风雪中打坐无关残酷
一个月亮从古至今自然是同一个月亮
闪烁仿佛是线路接触出了问题
六个一

— · — · — · — · — · —

没有明显秩序起伏大苦大悲
正经与过度岸然
社稷（香火主义的一种）统领起始的地方
任意进出没有异样
两边杵着保守的废物

投湖的日子

——四月一日生日，林盘村夫三。

The Day of Throwing himself into the Lake

上午下午全有雨

哪个更重要？

规矩不说明世道什么

不能

相互照应

橡皮筋

Elastic Band

弹性集权

鸟停着也飞

去年的情况过于特殊

无须出现在历史中

街角文具店清库

时辰一到难免新一轮火并

七月
July

欣喜的雨
成为水
任务稍后过去
蛮荒中大禹狂找水管
评论大于屁眼洞
对雨水她基本持否定态度
在物理世界念念佛
传统思路广大，无边
模糊通透不相及

坠落

Fall

为什么什么在坠落

从哪里坠落什么

树梢猛吸空气

树叶必须经过癞蛤蟆允许才可坠落

首先拿在手上玩

其次难免路过尼姑庙

烧毁头发

恶袅袅殆尽

招牌

Fascia

迅速记下点什么
在视线范围内搜索这个那个
那仍是天空中那一片云
云的移动
云与云
以及大量云云
用它解释这件晾在衣绳上的衬衫
稍后朝整个西方看去
尽最后一点目力
辨别弃在残庙
那块神圣招牌上那个暗金鸛字

凑近并放大

Approach and Zoom in

可辨识的奴隶

腮一张一合

附近有类似东西

倒插在路边

一张一合

喷射黑雾

朝世界一瞥
A Glimpse at the World

集体向下
就连卵蛋也不放过
不管它是公牛杯子鹤统统不用管账
起风后雨也来
暴风神积聚势能
盖住欧洲岛屿
很遗憾镜子里没有数学
不储存一切事物
这时
鸟的出现
既是进步也适当
这时一声不吭
疾行到河边
开始常规散步

挑选

Pick out

到山上来
在这里坐一会

山以上
几个火箭弹从天空的空荡
掠过

从远处看去
一株高树在对面山上
树枝飘挂着一块巨大塑料薄膜

这里是山上一块相对平整的地方
一块落满枯叶及杂碎的石头也在这里

有些山上露着

明显的石头
从远处看去不一定能看见

石头可能经过挑选
搬到这里

这一块
明显不是

也不能说它
原本就在山上
不像

山上几乎没什么人
偶尔听见有人
在远处山中
发出怪叫

也可能是其它动物

其实到山上来
并没什么事

山上荒芜
本身也没什么事
他只是听见
一个声音：上山来，
到这里坐一会儿。

几乎不可能意识到
他被挑选了

而这里
很可能指这块石头

在这里山上
主要就是这块石头

山没什么好坐的

他只是上山来

其它

怎么说呢

他后知后觉

非常清楚地看着这一块石头

山上也就这么一块石头

其它

从远处看去

一个山连着一个山

快要下雨了

紧握住一株树木

To clench a tree

从来没有如此枯萎污染倾述

朋友，从来没有一株树木脆弱如此

感觉厚实可靠的树叶

产生微风

随便翻动我的命

坍塌

Clux

一只坍塌。

不会比我了解你

更多的泡泡。

那是一件焊在绿化带上的印度小象雕塑，

以及远离酵母你说并且失踪了。

在特定情况下发生的事此处

一概不予考虑，一直是一只坍塌

而不是其它存在大量历史信息差的海底通常

不会有情感因素干扰。坍塌，你最好

把坏掉已经发臭的蚌一个一个

从蚌堆挑出，插入脑壳，

看看灰烬中最后还剩点什么。

地铁上的少女
A Girl On the Subway

1.

发质之毛糙就快赶上八百岁丫鬟
也没打耳洞

2.

夏天伤感之为了一个豆子
那么点大的事
夸张到就连我佛如来也难免叹气的地步

蜻蜓
Dragonfly

阻挡它的是一种透明
一种什么的什么是什么
蜻蜓短暂
暴躁
复眼无从学到沮丧
在所有蜻蜓中的一只近乎完善
不会坏

在骄阳五月

In the Scorching May

有故人各自从远地方赶来聚会。杂役们在坡上搭帐，置席。入夜，繁星辽阔，昆虫肆虐，恍惚间已聊至正午。散别前，于篝火旁垒起石堆，誓定来年再会。甲说，此地名“玼”，指“一堆石头提醒我们”。乙赞，曰，此处为“碣”，其意雷同，指“一个山坡上有一个石头堆”。烈日下，反归。大约两星期后，凌晨 5:13 分，当地突发微震，玼碣具垮。

二零二四年六月八日翌日补记

A Supplementary Note

那么厚云

滥竽

那么的不像此地无云

芒种

Mangzhong: a solar term

那班唱戏文的霸占了社屋

天地昏黑

眼疾加上落雨

湖中传来短促鸟叫

猪屋边竹林待修

何时昏厥

见底

有所指

A Signifier

一条长街长长

清晨 04:35 或 03:45，因为是

一条特长而安静宽敞的街一股烤糊味儿

缓缓穿过它

现在，再来两个庞德

或弹簧加两磅

四月二日与槐强艾黄林昙聚夜归记

A Note Poem

三人行不见师娘

写法即死法

即景

The Scene at the moment

有部分 是午餐
有些是 惯性
约一大半收成被地主收走
有时审视一把椅子
时而塞进屁股
有部分 袅袅不在
远
遥遥远远望去
千山万水

超市

Supermarket

一只苹果无疑

是一只苹果

一种灾难

一个雏形无疑

导购员挥舞抹布

深情招徕一群

深山尼姑即插即用无疑

一只苹果无疑

是一种灾难

一只苹果

鹰

Falcon

风暴逼近大地黑乎乎天空翻滚
那一根远胜一切哀伤的救世拐杖
提前被摧化为乌有
你的吸管呢
掉哪儿了
还远不是召唤鹰的时候

书信
Correspondence

鸟类行踪受限于空气质量
剩余动物在平面上移动，返回
静止在中心不动
根须向下
内部有百分之七八十是水
无论鸬鹚，或旱地蝙蝠或一头捻
但首先是季节不对
有两只或一对鸽子在屋顶上
拉粪便
我们不会老
但会提前发昏
不用但心
战争频率逐年稳步上升
饮水并无实际用场

面善的人
Kind-Looking People

太阳有一天没有升起
往后也没再升起
所有问题乌漆嘛黑不可再讨论
可仍有些面善的人照着手电来到街上
咳嗽
也习武

无处抵达
Nowhere to arrive

现在抵达
仍抛锚在路上
无力抵达
以及否定所有抵达、烧杯
一根两节头晾衣杆
离题散漫絮叨
没救了一切
的一切归为徒手打捞
事实是无法抵达任何事实
无法捞起
或压根没事实可捞
一个思想圈套
一根脚搁在洗衣机上
大脚趾头对着天空
离大地多少以上才算天空
如何理解这天既然星期四就不是星期三

作诗
Writing

稀释澄清我
堕入五百里云雾外
此刻此时
朝四面八方引申
不是更倾向于隔着鞋子挠痒痒
便是对准牛头弹奏琴艺
统一指示缥缈方向
不是也是

敲门

Knock, Knock.

是谁什么东西敲门

除一把椅子外别无它物

在敲什么

是在哪儿敲

梦外

那么是谁

什么在那儿做梦

是不是在一把椅子上

那儿有什么

空牢牢

别无它物

路边随便一株树木
An Random Tree on the Wayside

最好是银杏

其次雾杂

其次凭空而起

晚些时候射进天空

过路人昏沉

久而久之必然昏沉

春天的故事
A Story of Spring

露天停车场中央
残坟一具
无骨头冒烟
再无地可殖民

入夜 *Evening*

过度吃喝郁郁
反之在因果链条断裂处长出触须
伸向又一个我们还是谁的夜晚
也可能一把掉进坑里
打打麻将
手背渗出薄雾
游戏自始至终不是为了玩
夜晚不可实证
同时具备不可证伪的悲观气息
几乎无法确认此刻
已如此到来

万福玛利亚
Mary Full of Grace

告诉我该做什么
不要告诉我谁是我
我不是
我容易挥发

筷子

Chopsticks

筷子可能会不会掉在地上的筷子一根确实掉在地上的一根被听见连同筷子与一根掉在地上的声音也许是两根或一对筷子是一根筷子会掉出厨房听见一根什么也许筷子掉在地上紧接一个几乎相同声音的筷子也许其它什么掉在地上是两个几乎同样声音也许是筷子和筷子一种比较容易掉到地上也许是一根筷子掉到地上一根接着掉在地上永远没法确定哪一根先掉而哪一根更重要哪一根更有运气地看着地上这两根筷子哪一根是哪一根不确定与确定一半对一半但要是一对筷子呢一对先后（一起）掉在地上因一种绝对原因筷子一种经常会一根接一根掉到地上的用处通常不到两根筷子十分之一的一根筷子只能掉一次两根筷子当然也只会掉一次是一次性的这两根筷子惊人相似是不是可以这样设想要是没有一根会掉在地上的预感筷子就不会掉筷子就不会跟着一根筷子掉了下来以及有其它一同掉下

木匠 *Carpenter*

一堆起伏寥燥道理

兔子发情

木匠从抽屉取出

每天正反面都看看

叹气

也退水

木匠每天依偎在洗衣机旁边修行

每天尤其傍晚光线下光线一点点减轻

是这样的每天举起庙

木匠重复原谅自己

夏天一天天到来

蝉也是

自传编年史

An Autobiographic Chronicle

无理数乘积
有时不在任何地方嘴里吐着泡泡
部分像印刷厂缺乏韬晦光芒
每一天烧得慢
如今只剩一根柄
运气漏光
闹着玩但我偏不玩
不像是一件趁手工具
且有且只有一个连续曲面
知道否？
有时冲冲马桶
孵蛋
疾速旋转
船，一种容器
没什么可说的最终

没有

因为球

旋转

这转转那转转空转

球没可说

无理数无尽自古荡漾

没什么没什么

没什么最终

没有

一点也没有统统

完全没有

无

刺猬
Hegehog

无缘无故憎恨海
无缘无故雨季
神经脱落
掉鼻孔
眼珠反白
河水已淹入岸边草丛

一个蓝色百事
A Blue Pepsi

从头发上抖落成吨废料
在星期三那就星期三
手掌滚烫
在她烧坏以前狍狍冲进理发店

凉亭侧卧者

A man sleeping curled in the pavilion

佛陀无须解释卷缩

世界多余

不动的露营者
Teh Immobile Campers

河对岸的动物
直立的忧郁
强制的蓝色
嘴巴空荡大如地洞
仰望天空下垂
空如鸡壳
总之究竟什么时候涉过水
接近人
深邃如人

度日者
Getting by

从出处观察所有一天
经过这里也是一天
枯萎一天是一天
拔出也是一天
留下粪便又是一天

撼树者
Tree Shaker

如果它是隐喻那是什么
是理性又是谁在那儿
仿若一根宽大如缸的浅蓝色
对着我反复闪烁

洗衣机

Washing Machine

可以用来修行的搁脚设备
无法将自身甩出的现代家电
沉思与交媾（在河边）
人和语言消失后可以继续的沉默

过去的事

The past

一场大雨开始

中途结束

是什么目的

大雨是喊不停的

从开始

到中途结束

扼起手腕

朝它喊

四季如春
Like Spring

唯独躺进水缸
骆驼安静
越过孤峰看见大海

地震
Sesim

回到什么也没发生
似乎一切不在
发生
不用管活人困乏
死人懒得说话
仍从地下翻出细菌与黄金

即

That is

一个窗

明亮穿过那里

瘫痪的安静

空如原因

两个都不对
Neither is right.

又冷又没经验
停在树下各自吸吐一根烟雾
走了
边走边想

在清洁而明净的一天
On a clean and clear day

大物跪在草丛中
对准绍兴
伏拜
简直岂有此理

灌木丛清理
Bush Clearing

等等

以及依次类推

对此
For this

对此作何感想
是否有所叹息反刍
是否已麻木寥糟
无义
近乎废弃对此
诸如此
遍地

来
Come

为什么来
来这里
前世也不要来
为什么不是不来
是什么没来
没什么
没什么为什么
不为什么
为了不为什么
动动手指，来。

气象鸡
Weather rooster

风往哪个方向吹
假设一阵风停着不动
一直掉线
从没满足条件
前提是——尤其在历史转型旧社会
一阵风四面八方停着不动

印度 India

在印度以外的地方大象仍旧暴躁
驾驶一头象拖木材到河边
望着河水流淌他反复感到这些那些

悲观者序

Preface to the pessimist

手指敲一下桌子

表示 X 向右移一步

连敲两下表示 X 向斜对面移一步

现在 X 在 A 点

B 点远

在山背后还要背后

早餐时光
Breakfast

光线在星期五
一杯什么黑溶液
剩梦渐散
缓缓想起这些那些
苹果自带神秘
可靠
尼群又云游到哪儿了
不要看新闻或总是随身携带一支游标卡尺
在始终在这里在我这一边
缓缓举起手臂
钵

大致上
About

确保万物等速的光线
无机物漫长转化
两只袜子
神话
没有任何沉重
仇恨来自最底层想象力
煮饭按钮
悔悟与惚相互验证
闲着亦无不可
不动与自由

鹿马
Deerse

并非马

可是草皮一望无际真的难吃

徒步思平原侯植
Hiking, Thinking.

人是环境的反馈
这时天空自古以来空荡不用抬头
哀伤到此为止
去溪滩上升起袅绕篝火吧

百夫长
Centurion

社会，一只单脚鸟。

朝月亮远远仍去一把斧头劈灭

黑暗散开

整体色调还不错

本地戏文
Local Opera

粗糙估计这天下细雨
虎在竹林游荡

要是不下呢
总得下点什么

丈夫总要拄着拐杖夹着卵棍
赶回村中
一支溪流断续弯曲

故事帮助她们思想统一
习惯无常
辨证之辨证

无花果

Fig

猴子们在树上进食

不是什么话

鱼掉下来

桥还不够流畅

七月八日三角湖搬至汉南

Make a move

一个菱形浅瓷器这就走

记忆中有些事实伤感

一切伤感会因为忘记而只剩下记忆

一切忘记为了空白

湖面起风

这就走

芭蕉枇杷
Banana Loquat

篱笆两边大部分枝叶交叠
坐禅人在院子草地上脱先睡去无恶
风扫走没用的时间
强硬的结构在心中始终无法消灭

白痴
An anoa

上帝保佑白痴
黑痴
在一片矩形漆黑中
牢牢守着一个陈述句

很久很久以前
Long Long Time Ago

仿佛一夜没睡
也只是朝向宇宙的角度稍有改变
早晨的空掠夺光射来的路线
被最远最大块的蓝色挡住
任何时候它都是一个接近无限大的点
一个到处蹦跶的电子被抽象在
一副山水画中的侠客
一间印刷厂
等等这些一夜之间
政府没收了大量比特币

感觉
Feeling

像螃蟹

她时常感到减少

她有时跑远了

但其实并没那么远

天气不会一直倾斜着

忽略上下文，天空，以及屋顶
Sky and Roof

一个尖顶
在那里
仅仅在那里
否定附近的一切

一个小鱼
A Ting Fish

它游动。(当然。它在游什么。它有一种大方向，不是。它没有总线路。总在摆脱线路。它不留痕迹，水帮助它，密封它。它没有东西要给我的，当然。它快乐与我何干？没有。没有不动的自由，它。它在整体中？那我算什么？不可让它说话，翻白眼。)

m

她眼花，平常只吃
一小片阿司匹林

m

像两头门（那就一天两片，没问题！）

她曾经乘免费火车最远到过北京站，没下。
她的红卫兵造反岁月遥远
闹挺灿烂，
年轻一去不返。

小三首

Three Little Poems

（一）仓库起火了
他们整年辛勤的劳作
换来这种情绪
它能适应秋天这种天气吗

（二）今天通常会迟到几天
而这正是他们准备起义的标志

（三）偶尔也用来
解冻猪蹄

她穿过一小片树林里的阴影
来到街上
杂货店在抛售过时拖鞋

薄膜
Thin Film

一小片湖蓝色它是粘在一只白色充电器上残剩的那一点儿
还没有一个词精确命名那地理边界似的形状在一种宏观视
线下的无规则

需要克制不断生产意义（、想法、幻觉，哪怕拟人化与各
式各样毛糙原理）的文艺冲动它无辜

具备良好的沉默与韬晦精神的一种石油制品无非也是特定
时代的产物（包括倾向）可以被理解且无须去过多评论的
一种现在

书柜中的一尊普陀塑像
A Buddha Figurine in bookshelf

在所有分身中它此菩萨或佛？

不在此世界

同样气闷

一尊

慈航在海面上

与所有漂浮物不同

热夜
Pig Night

一个杯子
一杯水
一杯水不包括杯子
一场前世戏文

为什么是八月

August why

八月过后

是八月

八月过后

还是八月

要在八月完全

过后

才是鹈鹕

之后

一根水壶柄

微倾
A bit tilt

去年银子发霉
迟到或拖着不退皆常态
排列与诗
用那宽大的衣袖捕捉
埋伏在路边的东西
一件不着边际的
什么东西
是什么太短？
一伸一缩

文学翻译
Literature Translation

捡起一条河（水）

扛回家

或者下雪了

一个人劈来冲去回到家中

抖落一地板词语

在水缸里躺着，穿过窗户看到一截树冠。

Lie Down__

某年月日

要说的仍是作为背景的天空

那种浅灰蓝色

败坏竖着

取经

To get some scriptures

取经的路线总是曲折总是漫长总是昏昏庸庸
生日快乐，吉米。好在我也及时赶到了
云梯也没丢

八月十七日与槐树东林长河垂钓归作
After fishing with Huai and Lin by Chang River

雨分开水
从水中分开你已经知道的一件事
七只黑鸟过度跋涉现象显现
朝廷并没有派人飞行
一场昏睡并不总是
现在他们走了
一把伞找到更多的依据
而你在说什么呢
而仿佛随随便便就有四百公里那么长
未完成
一切有待完成
不可完成
只有饭菜是凉的

垂柳
Willow

山山水水

一支送葬队伍完全消失听看不见

好的孩子（疲沓的卵棍稍稍恢复了硬度）

一瘸一拐走过去那里

折枝条

做一个树皮哨子

苏轼的骷髅头

Su's Skull

这段江水朝西北流淌
去年那儿有过一片好芦苇
用铲子铲一铲
看见什么尖叫一声

政治家的脑壳
Politicians' brain water

抱歉是这样的
在快乐的日子受潮
收窄的日子知道秋天为何物
永远选择更差的选项
漏漏气
散步被鸟类袭击

士大夫的脑汁水
Scholar-officals' brain juice

好，再来
再来已是一个傍晚
不是故意缺失
它仍是只能是今天的事
重新计算一句反话
其中有钝角
毫无修饰
毫无通透的烂
你的平装诗集呢
抑或仍在季节性服药？
做做道场难免
摆摊亦可
研究如来
悬崖
诸如此类甚好甚好
晚餐前看看云亦无妨无须昏厥

泰戈尔的鸟颅
Rabindranath Tagore's birdhead

黄昏中天灵盖打开
牢牢接住
坠落的鸟粪

夜晚忽明忽暗
Flickering Night

夜，硕大的脑壳洞
一个人身上的火气已基本散去
那根火柴棍就搁在书柜那只佛像的膝盖上
要划燃它吗
不要

为什么猫会穿过一片明亮发臭的地方
*Why would a cat walk through a bright, smelly
place?*

那种粘稠的
步调
干扰了
它的判断

蓝色

Blue

哦，啊！

整整一部《奥德赛》

没有“蓝色”。

谁之过？

水池

Pond

1.

在一个错误的什么地方，做什么
都错

2.

要肯定水水的晃动与趋于平衡的反动水只是一个语气助词
水一个池子没水或一个水没有池子因而水缺失形状水但不是水一池水充分几乎满盈的水作为一个事实水早已证明一池水并不是它的补充入侵物抑或其它水的情况是水与水不可相互描述与规定绝不彼此交融水无法从水中获得差异一个水在一池水中的位置隐秘水知道？透明是好的

她，暗火
She, dark fire.

一种意义不明的不完全燃烧
脖子上挂着电线
手抓着一个冰激凌

中国电话
Call From China

永远别指望等到
中国电话，以及那么什么
是永远？

以色列人

Israel

他们最早发现上帝

这很好

也拥有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核武器和《传道书》

秋天的汉奸
Traitor in Fall

花朵在秋天打开后疾速凋谢
秋天的疑惑
鸟照旧稳稳停在空中不动秋天
此秋天
四季如秋
依附在井盖旁边（秋天，
穷人们
一个接一个
昏倒在机耕路上，约等于
旧制度也有凉快的地方。）

礼物：一部三洋牌微波炉
A Sanyo Microwave Owen

致老李，珂，黄安山。

从北京到蒙特利尔，法语

从北京到东京，日语

从北京到里斯本，葡语

从派拉废头到一泡乌一直到永远，消失。

雨事

Rain Affair

雨有什么事（一九八六年）

下雨这件事（具体到一九八六年）

对雨的思念（仿佛一九八六年）

雨停着不同（一九八六年哪一年？）

一个墙面

A facial of Wall

想象

与想象垂直

在浮冰上

仿若鸡肋一根

蒼蠅

Fly

太高的分辨率使我焦躁几近昏厥

我使劲搓脚

我抱着卸下的头壳四处飞逛

用它轰炸大好山水

玩扑克

Play Poker

这些东西在这里暗着

不排除不在这儿的这些东西还在这里，嗯

失败箴言

A Motto of Failure

雨在下，
现在。

哼哼小调
Hum a ditty

他烧野火兮驱赶那悲伤兮比火焰实际大三倍
他不管他是谁是什么兮他厌烦极了柏拉图的肩膀

为太平猴魁作
for Taipin Monkey

喝八杯水
预定一次大赦
下一个动作会是什么形状
等待
是一种什么形状
当它们轮流闪烁
无用而沼泽

树杈上
On the tree branch

活法（即讨饭吃的道理，即
付出服务也得到回报。）
深山尼姑远离怨恨与社会
唯降落伞能与之媲美

擦键盘

To cleanse a keyboard

1.

时，窗外飞过几个黑燕子。

2.

一堆劳苦功高的按键，轻击 s，

j，2，

得到“世界”。

k，z，6：“裤子”。

进度
Schedule

她像风
有时又不像
只是停着
茱迪十七岁了
起风时
她喜欢去球场
打会儿网球

○，给邓兴，赞比亚。

Nullity, for Deng

在文档中搜索，
没有。

往屋顶看去，
几个鸽子鸟闲着。

诗，
并不适合用来练习叙事。

一个清晨，钳工
还没起床。
在听到枪声前，
他在听营地附近的
鸟鸣声。

选举

Election

1

“地狱猫”

是另一种钓鱼饵料，

我常用

“野战蓝鲫”，

它老派些。

2

一群狗相互撕咬，

很恐怖。

在自然界，蜻蜓的交配姿势更加诡异。

这是一个秋天上午，

我在阳台坐着也饮水我们。

3

举起一只手（这是一只手）

一个命题，
仰躺着。

她四仰八叉躺着，不动。
那么严肃，
冒进。

4（一个停顿。）

我是唯一选项就因为我虚指也唯一。
同理，一个杯子也是。
一种静物的单独。

5

无论如何，选举
是一件大事
一根拐棍
一根通用的
拐棍

6

在一个没有的地方，我走过去。
我走到后，发现我不可能在那里。

7

她没有剃度成尼姑，实在是可惜了
她以前那么相信概率分布
她准备晚上涮火锅吃

8

两只袜子。

鸟从树枝射去天空，树枝微晃，又回到不动。

*As a bird shots itself into sky from a branch of
tree,*

有的日子（刮风或只是阴着）我感觉不到灵魂，
仿佛它分散在体内，
如此稀薄——我翻开手掌看着，
它也没有聚拢，升起。

最终幻想

Final Fantasy

可以确定这些乌央乌央

其次想想那些无非也是乌央乌央的日子

不可单独导出（排泄）

一群鸛鸟驾驶它们来到这里

那已是上下五千年内的最快记录

霜降步兵

Forstfall Infantry

想想看！

清晨野地上，草叶结上了霜，在一队潜进的步兵斜对面，另一队相对简短的尼群（约十个）从树林线那边穿行过来，披在她们身上的那件袍衣单薄极了！指挥官急忙下令掏出玩意儿，无目标放空枪。突至而空荡的响声惊起鸟群，也使尼姑们一个个吓昏过去。

傍晚
Evening

那儿有一个黑点
不是因为远
不是没有
它小
一个小小的点，黑
一动不动
就在那儿
天上
那是什么
一个点
又黑又小
最最小
但还是一个点
还是黑
全黑

一个黑点
仿佛只是一点黑
而不是什么
仿佛但不是什么都不是
它还有黑
除了黑
便小到只剩下一个点
仿佛但不是没有
但真的小
小到仿佛可以歇在一个针尖上
它要那么小干什么
还那么黑
也许是因为太虚弱
还是太随便
不知道
它反正就在那儿天上
在干什么
不知道

一九八六年，来村里讨饭的不一定是和尚。

A Monk, in 1986

他的碗比我的大

护送他回淮安

我打道回府

路过会稽山遇上山鬼和地震

农药残留

Pesticide Residue

一盆对我来说开紫花的植物仅仅是在阳台栏杆上大部分时候背对着的一盆多叶植物大概是这样的我总是把隔夜茶水倒在这个花盆并且我一般不研究植物尽管相对来说已经非常低但我存在所需消耗的能源远大于这盆植物是这样的我们相互没有统治生命路线优美但显然我的会更曲折些动物是这样的我现在在这盆植物旁边最大范围瞭望天空中云和一种蓝色的无就这样我稀奇古怪想起一个脖子上绕着彩色电线的尼姑问她你的念佛珠呢是啊她感叹说是啊是啊这会儿的云占整个天空有百分之七八十面积而无论实际还是在理论上我不会长久看着在一件事物上不会停留过久一种植物般的沉迷只能短暂而不可能有永久性奴役而不在循环中是这样的你要像云而不是一盆植物在她准备开拔继续云游前我抓住她的袖管对她说是啊是这样的她也同意了

大致如此
Roughly so

兴匆匆来了什么
什么没来
丢下了什么
又是什么扫兴走开

一件瓷器

A piece of pocelain

物

始终对自身封闭

历史过于单薄

可解释

无须理解

静态

易破碎

灰烬

一次性

适用于任何朝代
Applicable to any Dynasty

仰着头壳站在路上

嘴巴张开

顺着张开的嘴巴可以看到天空的空荡

看见它们以及经过我，因此作

A reason of writing

天空的空荡中飞来一群雁

那种集体飞行使它们可以飞去更远的南方

我让它们飞，飞到底

它们飞啊

飞啊飞啊

飞啊飞啊飞

飞啊飞啊飞去

飞啊飞啊飞啊飞

啊飞啊飞去

飞啊飞啊飞啊

飞啊飞啊飞啊

飞啊飞啊飞

啊飞啊飞啊飞

飞啊飞啊飞

飞啊飞

一个有穿镜术的鸽子
A Kongfu Pigeon

一个鸽子鸟飞入镜子消失
它怎么做到的
难道它是我的魂魄
我连忙绕到镜子反面
看到它已经飞远了

独幕剧
A One-act Play

一个鬼隐身
漂浮在戏台中央。

一个身着长衫的演员垂头
立在一根话筒前，不说话，漫长地嗑着瓜子壳。
(持续三十五分钟)

鬼出声：秋天。
演员跟着说：秋天。
鬼说：一根裤带。
演员说：裤带。

一根秋天的裤带。
鬼说：水壶。
演员说：一个水壶。
绑在秋天裤带上的一个水壶。

演员继续嗑瓜子壳，等观众离开。
台下，在一片漆黑中，观众们磕着瓜子壳完全看不见。

无事缓缓
Nothing happened

朝三宝殿方向走去
一直走
直到来到河边一间无人的凉亭
长凳上立着一听蓝色百事

实验

An Experiment

双手捂蛋

念佛

念阿弥陀佛南无

大慈大悲观世音南无

念到脑门发光

脑汁水清澈见底

手底板微热

念三七二十一日夜持续朝圣

催化成鸡

雾气表明
Fog demonstrates...

这些将不会发生
这些竖着的
不会发生
躺着的没人可以理解
这些（牙齿咬得咯咯响）
统统不在发生
将继续不会发生
将不可发生
你将路过这些
你现在正路过这些
远远路过

淡季
Slack season

风大而乱
大乱中忽停
这还是在淡季吗
甚至桌上
还多出了一个杯子

所以
Hence

是这样的
所以就这样？
虎呢？
虎不远
就我所知
虎就在山中
不远
所以不是虎？
不是
所以一进一出不是拐棍？
不是

秋日
Autumn Day

抱着一节石头卵沉在水潭底
嘴里重复吐着几个泡泡
我丢进雷管炸
她也只是翻了个白眼
附近零散几个小鱼被震昏
泛着银光

他们
They

愉快
洗洗脚
暂停党派斗争
嗑着瓜子壳
谈论猫
为什么说话
是难道它想成为
猫人？

良心
Conscience

观众抢走了她
披在肩上的海带

吸尘器
Dust Collector

伟大如泰勒·达顿
一部吸尘器
海尔牌
丢在厕所角落生锈
为何不去夜空狂吸一通星辰
让黑暗回归真正的乌有

午后光线中的晦暗
Obscurity in the afternoon sunlight

我认识鸟比天空早

认识自我更晚

连续顿悟并不容易，进入中年后

一个尼姑的命运很难再改善

我用排除法

写些东西

其实有更早的鸟

可以认识

那是在

在没有鸟以前

秋怨八句

Eight lines of complaint in Fall

“每天刷五次牙。”

“出门遇见穷人。”

“明天只吃一顿饭。”

“可以随时昏厥，在八月过后还是八月。”

“无非士大夫与石油与离骚

与只有一种举手形式。”

“而下雪，总归还要等些日子。”

“像一次进攻，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浪花。”

“从地上捡起一根鸟毛，站着不动。”

那儿

There

冰箱有问题

弹射是另一种可能

这年旱季远远长于淡季

她们来的也不是时候

但她们是一种结果必须要有的原因

要是蓝色是错的

那么迟到呢？

一条河本身就包含了方向

江湖混子
A Charlatan

平常养养

鸡

兔

鹅

大老鹰

鸬鹚

鹤

之类

灾年到来时

他才勉强出门

透气

三个铺路砖的

Tree people laying paving bricks

在铺砖。

希有鸟
The rare bird

吃云排雾掉毛
重心被严重剥夺
飞起路来劈来冲去

再说一次

Here it is, again

在旧社会精神熏染下

女人与残存世上的那点愚蠢与可爱无关

与狂喜与幻觉之徒无关

擅长诈骗

不声不响老去

像野驴

Like a donkey

一次一次昏厥

稍后返回

天地间

万物流畅

利于再一次昏厥

直觉
Instinct

到哪儿了
这儿
这儿什么东西
没什么只是这儿一个杯子
摆在桌上这儿
反复叠加这儿
莫须有这儿
仅仅这儿

约翰

John

多年后

仍旧空荡

我有时（很难被捞起）

想念那些来村里耍戏法的游荡艺人

我脑壳外翻

本质上仍属于东方

一种天气现象

冒烟的马匹

Horse smoking

简洁的一天但傍晚到来时伤感
比如伤感，尽管它稀里糊涂但可单独使用
在所有的一天但这正好是到达的一天
一个马匹站在门框边冒烟
没有色彩但比房间里其它事物明亮

猪鬃
Bristle

想太多的猪
饮些水
晒晒被子与倒计时
母牛在地里翻滚
鸟兽枯竭
竹林败坏每况
钦此

嗑一会瓜子壳

Cracking sunflower seeds for a while

它也许是一条河

正在退水

平原上

On a plain

要不就是一根疲沓
要不就是一段软塌塌
不然一根软塌塌又一挺一挺，什么？
不然就既软塌塌又软绵绵的一根或一段
芦笋似的，费劲挺一挺
结果还是垂着
不然就只有这样，这种悲哀结果
不然就只有软塌塌的一根晃来荡去
左右前后四面八方悲伤地甩甩
要不然只是疲沓的一根颠倒但总体迎风垂荡
除非要不然，什么？不然就是这种结果
软塌塌，挺一挺，费劲极了
要不除非上下颠倒使劲摇一摇晃几下
不然就只能是这种结果
不然就只是软塌塌一坨或一段什么

花盆

Pot

傍晚到处都是光
因为光的关系
一根光从它自身射出到形成，它自己开始
路途漫长而瞬间，对于一根光
在一根光的光尖上
开始，如何以及从哪开始，总是很难
为了一种迅速消失，光
把一只花盆移进一个明亮的光块中
因此它得到这里，开始这里

四月二十日长河垂钓移马影河空归作

After fishing

大卫诗第 23 篇（仿泰德）：虽行过死阴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我这是去钓鱼，我的竿，我的河，都安慰我。

其次，这年头去钓鱼，无非一次短暂的出家。无非望着河水流淌无非虚空，虚空的虚空无非这样，那样，无不如此，虚空，望着河水流淌远去，新的河水到来，远去，无不是虚空是安慰。

四月十九日长河垂钓空归作
Writing After fishing, again.

归途中，在路边野竹林找笋也是
没找到，但要是把乌克兰就这么瓜
分了那又算什么呢。
尽管无非常态这些鸟事。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对用眼镜布擦接
线板、暖气片、勺子什么的这个
动作产生迷恋，夜晚看着月亮
也还是农耕时代残留下的
那种感觉。诸如此类吧

不管谁说所有银杏中的一株银杏，所有银杏中的一株
它是，不管是谁总说所有银杏中的一株它是，是一株所有
银杏中的一株银杏，是因为这样说总是能让我感到安慰是
因为它是所有银杏中的一株这样说话总会让我感到安慰，
是因为这样说仿佛所有银杏中的一株它是真的。仿佛真的

它就应该有这样一株银杏它还没长成一株真正的树木但已经是所有银杏中的一株这样说实在太好了，让人感到安慰。现在，它成了。它是所有银杏中的一株是真的。这很好，让人安慰。唯有安慰，真的，这实在是真的这样一件事这样一株菜地里的银杏，现在，所有银杏中的一株它是，这件事是真的，让人安慰，是实际的一件事，谁也说不上好还是不好但它真并且因为真让人感到安慰，这很好，真的，它那么像银杏（厚实闪亮的叶子）在所有银杏树木中它会长成哪种样子？我说。我总在说所有银杏中的一株它是但从没说起它的样子是因为一切都会过去？真的，这让人感到安慰。而安慰便是一切，唯有安慰，现在，它是真的，一株所有银杏中的一株银杏是真的绝不会不真，是因为它已经是真的一株银杏，在所有银杏中它还只有五六片树叶那么大但也已经跨过一个夏天一个秋天一个冬天一个春天，现在进入另一个夏天也就是说在所有银杏树木中它已经两岁那么大了，那么它会继续有三岁那么它会继续有大四岁那么大了这谁都可以预测得到谁都会这样想既然在所有银杏中的一株银杏已经跨过一个夏天一个秋天一个冬天现在正在正式进入到另一个夏天（那是一种什么地方？）是谁

都会这样想下去往前头深入想下去不是吗，这真让人感到安慰，没想到这真的，真的可以让人感到一种安慰，是真的，唯有安慰是真的，真的既然它是所有银杏中的一株并且已经是，是真的而绝不会不真，并且既然已经可以迈过一个夏天那么它很可以会来到另一个夏天是因为（也许吧，他叹了一口气说）也许吧。是真的。既然它在所有银杏中成了在所有银杏中的一株银杏它确实实是，并且确实是真的绝不会不真，既然事实已经是这样而且既然是一种安慰（除了安慰，我们还能有什么呢）这也是真的并且绝不会不真是因为这可以感觉到，那么他当然可以就这样坐在一把椅子上一直想下去，直到又一个夏天完全到来，是完全可以的那种真的让人感到安慰唯有安慰的那种感觉就是安慰本身是这株银杏带来的现在，它还没有成为一株银杏树木，还只是所有银杏中的一株还没长成高大树叶在阳光下发亮，值得为之去吃一只冰激凌因为夏天真的快来了。

在水边
All Men Are Brothers

中国的强人
丢下妻儿
聚集到水边
扰乱当地秩序
他们的历史记录
告诉我们
他们喜欢在雷电
大作的天气
泛舟湖中
饮酒，潜水摸鱼
这种难得闲适的日子
没过几年
便不了了之了

在水边
All Men Are Brothers

在脑壳昏暗的日子
比如昨天
他来到水边
在天气难得明亮的日子
他从不独自出门
哪怕去水边
昨天是昏沉的日子
光线难得明亮
他还是独自去了水边就因为
一种惯性？
在水边，他看看水
当然。也只是大致上看看

在水边
All Men Are Brothers

诗写了一种状态
写诗的人却并不自知
我们知道他是
一个冷暖不知的人
还知道他
常独自去水边
看水（否则呢？）
那是一个难得明亮的天气
我们在水边等他
他迟迟没来（或他来时，
我们已经走了。）

在水边
All Men Are Brothers

我打着雨伞
站在水边
看水
不说话大概是因为
毕竟没话要说
可在心里
我一直想着什么
她的忌日应该快到了
具体在四五月份哪一天
我从没也不想
去记得

在水边
All Men Are Brothers

与一只灰色的高脚鸟在一起
在水边，与一只谨慎的水禽在一起
与另一只动物在一起
与它在一起
与一件打湿的物在一起
一与一在一起
一起在干燥的水边
在一起并且一与一总归单独分开

在水边
All Men Are Brothers

一个（所有人中的一个）人坐在水边
两边都是水草
她的肩膀小
个头也小
那件深红色的滑雪衫
罩住她整个身体（仿佛一头
巨型翠鸟，抑或鸬鹚？）
从背后看去
我们不清楚她
在看什么还是叹气
要仔细想
才能想起附近那
平庸的风声

在水边

All Men Are Brothers

在一个人的水边不是我又会是谁
在一个人的水边只可能是我不会是其它
在一个忽明忽暗的日子他总归昏沉
来到水边，不是我他又会是谁
而谁又是我（这始终不重要）
昏昏沉沉的，我一个人带着余量来到水边
差点一头倒在水中简直刻舟求剑极了

（而总归也有明亮的日子。在那些明亮抑或曝光过度的日子，（不是在客气）我们已经知道水边常常空着，无所谓有没有人（兽、鸟、鬼、搁浅的树枝与漂浮物，及其它，又及：仔细而广泛地想一想：但总归不可深入，再深就要投水了，最好不了了之）。）

在水边
All Men Are Brothers

我做了一个梦（空牢牢的，在水边踱步）
醒后又做了另一个梦（空牢牢的，看着水）
感觉后者
是对前者的补充？

还是说我重来就没醒来过？
那也太俗了，仿佛此刻，或诗
那还空牢牢的要逻辑干什么？

在水边
All Men Are Brothers

在
很好
不在了
也不错
(尤其昨天
那种明亮的日子
而今天又雷电大作
下起雨来)

一根早熟的杏枝
A precocious apricot branch

树上一根黑乎乎，不动的枝条。

拿在手上玩，那人是谁？

放回树上，又很难。

那就让它一直在树上，一根黑乎乎，

不动而早熟的杏树枝条是耶利米

见过的那根？

缓酒有所思

Pondering over after drinking

因为罪，一个人（我）活着。

微弱的酒精或光在身体里晃荡。

风从窗户进来，

舒适的好风。

仿佛有人用他的死亡为他（我）赎了罪，

给他（我）带来片刻永生。

五月十二日回浙江
Return to Zhejiang, 12th May

想起这一路上黑乎乎的会路过一千个人
蝠鱚治疗我

張 羞

1979 年 12 月 3 日生于浙江嵊縣。漢語作家，詩人。

詩集

《瀑布》(1~6)

《在沒有鳥以前》

《鯉鳥的俯沖》

《堤岸》

《鄉紳的經驗》

《二十首詩與一首絕望的歌》

《斷路器》

《白色旋轉發光大蘿蔔》

《下雪與舊社會》

《坍塌》

《扭曲的意圖》

《山水畫框》

長篇

《散裝麻雀》

《百鳥無踏》

《釋放一種藍色》

《鵝》

《敘述和抒情》

《瀑布：大寫、在社會主義、竹林與玄談廟》

《茱迪與她的馬匹往前走了十米遠》

《玄談廟》

《聖·張長衫的講述》

《自傳：昏厥與返回》

《雲雲》

《在屋子裏遊蕩，象棋》

《圖森》

《裴》

《派拉礮頭》等。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t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Editor: Lin DongLin Designer: Sean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